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五

臨海誠齋金鶚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箸於竹帛此竹帛竝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於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

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俗異書躬自錄本蓋書

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綰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於

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閒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

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於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纂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

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尙書中
侯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尙
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尙書大傳言主春者鳥
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尙書考
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
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
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又易通卦驗云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
言差若豪釐繆以千里中侯摘雒戒云周公踐阼禮記

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旣引其文故知其起於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卽鄒衍之徒爲之此起於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

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旣敘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侯起哀平孔沖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斲之曰緯侯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釋咎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
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
段偆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皋皋陶一作咎繇皋咎聲亦
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咎聲

釋庸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於傭故
有代義庸又通傭易同人聚其傭釋文云鄭作庸鄭氏
云小城曰附庸附庸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
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
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

云言成功曰頌而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
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
通訟書堯典詒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偕作頌故亦
偕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
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閭左傳閭職史記
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燄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
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閭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
春秋盟于坐隴公羊穀梁作坐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
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祗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
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桀誓
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
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
凶說文引易作楷恆楷與祇聲同曲禮畛於鬼神注云
畛致也畛或爲祇畛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祇云
告也祇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
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邾鄆鄆字音茲而从晉寅寅二
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底字爲韻

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
誅坐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
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臧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
爲韻皆支真相通之證也又真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
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
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
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
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
亦从斤圻卽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斡也
班固荅賓戲張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

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卽如支眞通也微眞通卽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怵怵變也漢書敘傳娒娒公主孟康注引作娒娒變也

封禪辨

封禪非古也其事不見於經典惟管子有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管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
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此封禪
之說所由起也後儒以管仲周人其言當可信不知管
子一書多後人所附益而封禪之說尤爲誕妄梁許懋
嘗駁之云夷吾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
受命君云何而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分爲二人
妄亦甚矣史記索隱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
登封者此曲說也果是神農子孫亦當舉其名號且非受命之君何得而封禪平此足正其謬然所言猶未盡也封禪

之禮必一時所行會稽與泰山相去三千餘里須閱數
月禪與封不同時何邪是亦謬矣之甚者也且旣云七
十二家皆禪梁父而十二君所禪或于云云或于亭亭
或于會稽或于社首皆不于梁父晉灼云云云山在蒙
陰縣故城東北括地志云在兗州博
城縣西南三十里應劭云亭亭在鉅
平北十餘里晉灼云社首在鉅平南十二里是皆不同
處此何說邪白虎通云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禪于
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甫與
父同與管子迥異抑又
何邪帝皇伏羲爲最古此時禮始制而猶甚略而前此
六十代太古洪荒之世豈得已有此煌煌大典邪此其

妄誕之甚必非管仲之言也蓋戰國之時陋儒所偽造

孟子言處士橫議故凡古書之荒謬不可信者大抵戰國人依託也故秦始皇聞而始行

之管子未有刻石頌德之說而始皇乃刻石自頌此蓋
出始皇之意也然猶未有玉牒玉檢金泥金繩之封漢
武帝封禪始有玉牒光武始有玉檢玉璽金繩金泥此
蓋惑於方士汨於緯書其視秦皇又有甚焉自是以後
人主皆以封禪爲盛事儒者亦罕知其謬鄭康成一代
大儒其注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且引孝經緯鉤命決
之言以爲封禪而其他無論矣惟司馬彪袁準許愨王
仲淹胡致堂蘇子由馬賁與輩能辨其非然近時講漢

學者猶據舜典至于岱宗柴

柴字當依說文作柴

及禮器因名山

升中之說謂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封禪祀天祭地刻

石紀號是不可以無辨也竊謂古帝王有禪而無封其

事迥與後世異先儒說封禪者類皆以封爲報天禪爲

報地白虎通云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

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

報一

作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張純云封于岱宗報天神禪梁

甫祀地祇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者廣土

地應劭云封爲增高禪爲祀地禮器鄭注引孝經說云

此卽鉤命決之文

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孔

疏云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泰山之上考績燔
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
讀爲墀謂除地爲墀在梁甫以告地也唐開元中封
禪先祀昊天上帝於山上次日享皇地祇於社首此皆
以封爲祀天而增其高禪爲祭地而益其厚也漢武帝
先武唐高宗封禪皆祭天於泰山下與開元禮異宋真宗封禪祭天與開元同而祭地則不異也不知禪非祭地史記封禪
書云始皇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從陰道
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是秦皇
封禪惟祭天不祭地也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

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說文云禪祭天也

漢書武帝

紀云望見泰一封天文禮禪古禪字是禪為祭天也

此以禪為祭天獨得其解張

氏亦謂禪祭天與許氏合而言祭于泰山之上冀近神靈非也封禪書云天好陰祠必於高山下時此說亦非周官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說文謂土高曰丘爾雅言丘非人為是丘為山之小而卑者

魯有尼丘山是山亦稱丘虞翻易汪云半山稱丘丘下稱陵廣雅云

小陵曰丘是小而卑也

圓則象天禮器謂因天事天為高必因丘

陵蓋指此也此在國祭天則然若巡狩四嶽則不必圓

丘惟于高嶽之旁小山上祭之亦如圓丘之祭也天本

高故祭于土高之土然欲天神之下降故不祭于高山之上且祭山必升其巔若祭天亦于其上則與祭山無別故必祭于高山旁之小山也然則管子所謂禪梁父者蓋古帝王巡狩至泰山祭天之禮也祭天所以告至四嶽皆當有之舜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云燔柴祭天告至經又云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孔疏云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西岳北岳皆然則四岳莫不祭天非獨泰山也禪之爲言墀謂除地爲墀郊特性所謂埽地而祭禮器所謂至敬不壇也古者夏正祭天于南郊爲泰壇冬至祭天于圜丘巡守祭天于四嶽下小山

則不爲壇但除地爲壇故曰禪說者乃謂祭天于泰山之上又封土爲壇此誤而又誤者也且又以禪爲祭地殊不知古帝王巡守竝無祭地之文卽秦皇封禪亦無祭地之事封禪書言秦皇禪梁父禮如雍祠上帝是禪爲祭天當時諸儒議古封禪埽地而祭席用菹稭亦皆祭天禮也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禪梁父此祠祀當是祭泰山非祭天也觀禮云祭山丘陵升爾雅云祭山曰廢縣觀禮疏云升卽廢縣也郭注云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廢縣皆在山上所謂升也孫炎謂埋於山足曰廢失之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鄭

箋云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是知始皇上泰山
祠祀者祭泰山也秦最近古故猶得古禮之遺第登封
泰山刻石頌德非先王之禮耳至漢武帝禪肅然如祠
后土光武禪宗地于梁陰乃以禪爲祭地此尤誤之甚
者也夫古聖王兢兢業業視民如傷不自滿假必無刻
石頌德之事又豈敢告成功于天禮器云因名山升中
于天中者心也謂以代天巡守之心上告于天也因名
山謂因至四嶽而祭天也據此亦可知禪不徒於泰山說者以升中
爲告成功或以爲刻石紀功誤矣鄭注謂告以諸侯之
成功似乎近理然天子初至四嶽卽燔柴祭天此時尙

未考諸侯之功績何得卽以成功告乎孝經緯謂考績
燔燎燔燎與考績絕不相涉連而及之何耶若謂考績
旣畢然後燔燎顯與舜典悖矣又云禪乎梁父刻石紀
號煥炳魏魏教化顯著是紀號卽紀功故白虎通云刻
石紀號者箸己之功跡也或謂紀號但紀易姓有國之
號非自紀功以爲上古帝王所宜然不知旣已刻石則
已有文字書之簡冊自可傳于後世何必至泰山而刻
石紀號然後沒世不忘乎至于玉檢金繩之封尤爲無
謂不待辨而明矣若夫增高益厚之說亦理之必無者
夫天至高地至厚豈區區之土可增益之而以此爲報

禮記卷之五
天地果何義耶或以祭天地爲報其德說固近理然巡
守實不祭地而祭天祇以告至非郊祭大報本之義安
得以名山燔燎爲報天報地平由是言之古有禪而無
封禪祭天而不祭地與後世封禪之說大相懸殊然禪
之名亦非古所有古但謂之柴而已學者不可不察也

燔臘辨

燔臘之祭說者不一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
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
所謂燔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
或言臘互文是謂周有燔有臘臘亦燔祭也

孔疏此等
之祭總謂

之蟠若細別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蟠其祭則皮弁素服芻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蟠異也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

衣大蟠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祭謂既蟠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息民爲臘與蟠異不知臘與蟠祭相去幾日唯隨禮及今禮皆蟠之後日是以息民之祭爲臘在蟠之後也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蟠漢曰臘風俗通說與此同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蟠亦曰臘此說與蔡少異是蟠臘一祭而二名蟠卽

臘也陳氏祥道謂王蜡祭服玄冕皮弁素服黃衣黃冠
皆執事者之服方氏慤謂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
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郝京山謂皮弁素服天子諸侯
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蜡祭之服是皆以黃衣而祭
爲蜡祭中之事不謂之臘也案周官禮記皆言蜡而不
言臘是周祭有蜡無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乃秦國
之禮非周禮也月令爲秦呂不韋所撰多襍入秦制季
爲來歲受朔日秦用亥正也又太尉爲秦官名秦無蜡
又九門亦當爲秦之城門餘不合周禮者尙多祭而于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凡三祭
合享百神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蜡秦初奉周正朔
故此三祭在亥

月以歲終合享百神也後改用
亥正則此等祭于戌月行之而不以蟠名之史記秦

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可知周本無臘臘始于秦惠

文君時其後呂不韋撰月令遂以爲天子之制後儒不

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于上帝仲春祭社

稷亦所以祈年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田祖卽配食于社稷者也皆于本年

之春行之未有預祈于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

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

祀于圓丘南郊又特祀于二分六宗當祀於孟春詳四類考

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于春秋先祖已祭于四時

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于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

數乎

萬充宗會辨之

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不相關又先

祖祭于廟五祀祭于宮而勞農休息則在于郊其地隔

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管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

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

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息燕者因蜡祭息老物而燕也

凡燕皆用獸侯此言息燕舉一

以概其餘也鄭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非是

燕禮以大夫爲

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于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

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

亦祭宗廟也然則祈年于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

鄭注皆指爲周之蠡祭殊不知郊特牲明箸八蠡之神

詳入蠡考若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

經云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以八

神有功于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

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耶其繆甚矣萬充宗蔡氏德晉秦氏蕙田皆辨之

黃衣黃冠而祭郊特牲統載于蠡祭章中是其祭亦名

爲蠡不得指爲臘凡以息民之祭爲臘者皆誤也周本

無臘祭左氏僖公五年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左氏是戰

國時人見秦行臘祭于亥月因爲此說朱子云左傳是

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非虞公時已有臘祭也萬充宗

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非虞公時已有臘祭也萬充宗

謂周有蜡無臘爲秦禮足正舊說之誤但云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考爾雅十月爲陽無亥月名臘之說鄭注月令云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是秦之臘祭非因臘月而名之也周獵以夏正仲冬亥月不獵何名爲臘乎萬氏謂周以亥月爲臘月亦誤矣蔡邕合蜡臘爲一其說實勝於諸儒但謂周曰蜡漢曰臘不言所祭之異亦尙未合又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其名不見於經其義亦無可取殊不足信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可知蜡之名唐虞三代所不變也安有嘉平清祀之名哉史記秦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是嘉平之名始于秦清

祀亦猶是也蔡邕又謂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

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

未祖此出于緯書其繆更不足辨矣

魏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

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博士秦靜議古禮出行有祖歲終有蜡無正月必祖之禮此說是也皮弁素

服黃衣黃冠其服各異當是二祭陳氏謂天子玄冕執

事者或皮弁素服或黃衣黃冠不知天子玄冕則助祭

執事者似當冕服或爵弁不得服皮弁也黃衣黃冠非

禮服之常其服最賤何可執事於玄冕之側乎方氏謂

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不知主祭者皮弁

助祭者亦當皮弁安得服黃衣黃冠乎郝京山謂民間
蟠祭服黃衣黃冠不知小民不得祭蟠鄉遂都鄙雖各
有此祭亦必官吏行之其官或爲大夫或爲士皆可服
皮弁也何必黃衣黃冠乎經云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
杖塋殺也蟠以息老物見周官
鬻章故爲素服送終以葛爲
帶以榛爲杖與常禮服不同則豈必服玄冕乎言皮弁
素服而祭自是主祭者之服安得謂助祭者之服乎言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明別是一祭非正蟠之禮也
注疏以此爲蟠後之祭此說近是但不宜以月令臘先
祖五祀當之耳息民之祭雖在蟠後卻當與蟠同日何

以知之周官籥章國祭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老物兼田夫萬物而言

本注疏

是息民之祭亦蠡祭也蓋

別而言之息民自爲一祭通而言之息民在蠡祭中可知當與蠡同日不然安得統名爲蠡乎禘記云百日之蠡一日之澤鄭注引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息田夫必燕飲而謂之一日之澤其與蠡同日可知矣孔疏以爲在蠡之後日非也息民之祭其禮與蠡別者先儒多未詳考蠡之祭天子諸侯親之息民之祭則使有司行事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服草服而與野夫相接非至尊所宜矣螯祭先嗇等八神而息民之祭亦必有其神蓋四方百物爲八螯臣燕于寢焉野人飲酒皆在鄉學中而天子諸侯亦與羣臣燕于寢焉豳風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卽螯祭畢勞農休息而飲酒于序也玉藻云唯饗野人皆酒所謂朋酒也毛傳云兩尊曰朋野人不得升君之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是也鄭箋謂國君饗羣臣非也祭螯吹豳頌其以此與

麻冕黼裳蟻裳彤裳解

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師

大宗皆麻冕彤裳僞孔傳云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色
玄孔疏續麻三十升爲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者蓋袞冕
也袞之衣五章裳四章裳非獨有黼以袞之章色黻黼
有文故特言之鄭玄于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按康王居喪不可純吉受先王之命不可純凶故特制
吉凶參半之服羣臣亦然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今也
純而言故特言麻以明其不用絲古之冕未有不麻者
何必言麻故禮皆止言冕或曰袞冕或曰裨冕或曰玄
冕未有言麻冕者此獨曰麻可知其爲變服矣蓋卽用
麻之本色不染爲玄如喪禮所謂麻衣者也天子裳有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

鄭謂周天子服九章非也

何獨言黼詩言

黻衣繡裳衮衣繡裳未有言黼裳者此特言黼又可知

其爲變服矣考工記云黑與白謂之黼此裳黑白相閒

故謂之黼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謂以狐黑

白相閒爲黼裘黼裳之制亦然非刺繡斧文之黼也蟻

裳卽玄裳玄裳爲上士玄端服之裳

見士冠禮注

不繡黼黻

其衣亦無文可知彤裳卽纁裳

纁爲赤色彤亦赤也

禮器云天子

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是纁裳之衣裳無文

玄裳衣裳無文彤裳衣裳亦無文王爲魯主其服視羣

臣爲尤重豈有臣服無文而王反服文繡乎其皆爲吉

凶參半之服甚明注疏及蔡傳惟以蟻裳爲吉凶參半之服餘皆爲純吉之服失之矣

軍制車乘士卒考

古者軍制車乘士卒先儒多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上三人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用之於戰

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亦主此說

案此說考之於經皆不合詩采芑

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

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

此之多況以方叔克壯其猶征伐蠡爾之蠻荆

是時蠻荆弱小

非如春秋楚國之彊

安用士卒之眾若此乎王者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而謂羨卒盡起宣王之賢必不忍爲也此其不合

者一也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

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

之彊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亦乘七十五

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

經于公車千乘之下言朱英綠滕二矛重

弓是謂征伐時車

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

乘非制國乘數也

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還減其數而言三萬也

孔本

疏

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虎賁甲士也

虎賁是有勇者故知爲甲士

若每兩甲士三人

一車兩輪故曰兩兩卽乘也兩以車言乘以駕四馬言

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

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

者三也周官大司馬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

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

人爲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甲士當與甲士

爲伍不當與步卒爲伍今以一甲士與四步卒爲伍非

法也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

爲一橐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
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橐七十五人必不可用
之戰明矣七十五人之制出於司馬法然司馬法本有
二說鄭氏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橐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而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革車一橐
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
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
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
于鄉遂非出于采地也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丘甸之
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

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夫車槩士卒經典有明文
讀者不察耳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槩也是明言
二十五人爲一槩矣蓋兵車一槩甲士十人步卒十五
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
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
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
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槩也
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
也調發之制一槩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
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廢餐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
一橐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橐重車
一橐也五橐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
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重車皆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
大抵皆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
將重車止則爲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爲卒以
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也散文士卒
通孟子危士臣是也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
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
一橐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橐每橐二十

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

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閼宮詩言公徒三萬。僖

公時止二軍也。

鄭氏兩解不定其答。臨碩以爲魯頌二軍。此說是也。孔疏亦以爲然。

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

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

春秋

軍制官制皆不必如古。魯大國本當三軍。而其初止二軍。晉亦當三軍。而其初止一軍。二軍後乃有六軍。他國

可知。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

人。

書序作三百誤。

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

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

氏閼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云。一乘

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

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

小戎兵車詩小戎儻收是也

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

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或疑一乘二十五人則大

國三軍當有一千五百乘乃制國不過千乘

見坊記

是車

乘不足軍之用也不知大國千乘是計井出車之常法

蓋十井出車一乘

詳千乘之國出車考

大國百里提封萬井可出

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天子畿內千里提封百萬井可

出車十萬乘經傳從省文故曰萬乘之國萬乘千乘非

必以爲軍旅之用也古者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

車而不出兵

詳千乘之國出車考

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

出于三鄉次國二軍出于二鄉小國一軍出于一鄉家

出一人爲兵也車則八十家出一乘其數自不能相合

如天子車有十萬乘而兵止六軍計用三千乘其不用

者甚多也如奇乘七十五人則六軍止千乘不用者更

多矣大國千乘如一乘七十五人則三軍止用五百乘

次國四百九十乘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三乘有奇餘二

十五人小國二百五十乘一軍止用一百六十六乘有

奇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是皆不合者也夫一乘七十五

人軍數車數旣不合又何疑於二十五人一乘車有不

足乎左傳成元年疏云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供是千乘之車馬不盡出於民間也則或有不足亦官自作之焉耳且古者用兵甚希卽用之亦不必皆三軍如大國用二軍則車乘固無不足矣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陣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正諸說之謬而謂七十五人乃徵課邦國之兵所徵之兵旣至然後以鄉遂法用之則亦謬矣古天子用兵不多豈必徵兵于諸侯卽或徵兵其調發亦當與鄉遂同兵車一乘當用甲士十人而今止三人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

內邦國爲二制故有此強解耳孔撝約經學卮言云軍蓋五百櫜櫜蓋二十五人發前人所未發極爲精確然其所言亦多謬謂一櫜二十五人唯六鄉制軍如是郊遂以外井地制賦車櫜與此不同櫜之人數亦非有定司馬法以七十五人爲櫜小司徒注以三十人爲櫜齊以五十人爲櫜楚之櫜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五人爲櫜案六遂與六鄉同六鄉爲正卒六遂爲副卒其制軍初無異也都鄙惟有一櫜七十五人之制無三十人爲櫜之制也一櫜三十人車出於丘甸士卒出於六鄉其將重車之人則調於六遂不得混而言之

也齊之五十人爲櫜非先王之制豈得謂郊遂以外櫜
之人數無定歟楚廣偏兩以車言車二十五櫜爲小偏
百二十五櫜爲大偏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偏伍亦以
車言也本江慎修孔氏又云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
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衆寡分別名之今謂二
十五人共櫜近所謂輕車者歟不知此五者皆兵車其
名蓋以周而殊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櫜也廣車橫陳
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對敵自蔽隱之車
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夫然車之所用有異而一櫜
二十五人必不有異否則車櫜卒伍皆亂矣豈足以制

勝哉又云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三番更迭役
之此亦不然古者罕用兵大抵徵之於鄉而已如或用
兵不足抑或連年用兵則當徵之于遂又不足當徵之
都鄙本左成元年疏及小司徒疏所用皆正卒也羨卒唯田與追胥
竭作則出師固不用之矣所以然者羨卒多子弟力未
強壯又未諳練未可以戰也田與追胥自可用且羨卒或有或
無或多或少豈必能家出一人又何以備伍兩卒旅師
軍之數哉則謂三番更迭役之必不然矣

求古錄禮說卷十六

臨海誠齋金鶚

鄉黨正義

孔子於鄉黨節

王注云恂恂溫恭之貌朱注以爲信實之貌案爾雅釋詁云恂信也說文云恂信心也故朱注以爲信實之貌然恂之爲信皆單言之未見有連言恂恂者且信實之貌與似不能言義不相承鄉黨宐信實豈宗廟朝廷不宐信實乎於理亦未安王注以爲溫恭貌得之矣但恂恂何以訓爲溫恭竊謂恂恂當作悛悛

劉修碑引作遜遜祝陸碑作遜遜遜遜遜遜皆與恂
恂聲近而通也前漢書李廣傳云恂恂如鄙人史記
作悛悛與遜遜通是卑遜之意故云如鄙人孔子居
鄉黨之閒謙卑遜順故曰悛悛如也王注以爲溫恭
此恭字如子產行己也恭之恭亦謙遜之意朱注失
之語類又云恂恂訓詰宐爲信實然亦有溫恭意蓋
以信實與似不能言不相承故云亦有溫恭意卻不
思信實與溫恭義不相涉也

上大夫下大夫

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己者是謂

孔子爲下大夫也史記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

行相事江慎修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

諸侯下大夫五人司

空之下有小司寇

攝行相事是相禮之事說本毛西河亦以

孔子爲下大夫也全謝山云春秋諸侯之國竝不止

三卿宋晉皆六卿鄭之細亦備六卿魯初有臧氏東

門氏與三桓其爲卿凡五卿後臧氏東門氏失卿則

有叔氏爲卿凡四卿不止三卿也至於夾谷之相正

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所重莫如相非卿不出當時齊

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

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墮

三都張公室是小臣而妄豫大事必非聖人所出也
案全說最確侯國以司徒爲相然臧宣叔爲司寇公
羊傳云宣叔者相也是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宣
叔與季文子同掌國政故亦得稱相然則夫子以司
寇行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爲正
司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卽云與聞國政
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爲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子
初爲司空小司空也旣而爲司寇則大司寇也史記
大字不鐫毛氏江氏執周制駁之泥矣由此言之孔
子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言未知爲小司

空時爲大司寇時若枉爲小司空時上大夫尊於己
一等者也若枉爲大司寇時則上大夫爲平等矣然
雖平等而三卿較司寇爲稍尊侯國本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命於天子則其分稍尊明矣夫子與之言得不聞聞如乎

君召使擯節

鄉黨一篇非皆孔子事也觀君子不以紺紕飾句可見若皆孔子之事何得稱君子乎邢疏以君子爲孔子朱注因之不知篇首旣標孔子何必於此又稱之卽欲重稱何必改爲君子此其說不可通也晁氏謂孔子仕魯時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此說足正舊說之繆鶻
於此節又得一解揖所與立左右手是承擯之事趨
進送賓是上擯之事孔子旣爲承擯何得復爲上擯
可知非孔子事也江慎修據聘禮賈疏謂孔子以下
大夫攝上擯故得趨進送賓而左右手時仍是以大
夫爲承擯也不知孔子旣攝上擯何不於大門外傳
辭之時卽令攝之而必先使爲承擯乎入大門後卽
須入廟豈能於此時遽易其擯乎

揖所與立左右手

周官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言揖所與立

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又周官諸侯朝曰賓大夫聘曰客此言賓不言客當如兩君相朝之禮鄭注君召使擯云有賓客使迎之統君朝臣聘而言其說未確朱注亦未分明江慎修因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卿來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春秋不知小聘禮輕必不用交擯煌煌大典而以小聘目之其繆甚矣總是必以此爲孔子事故不免曲爲之說耳

中門

人臣出入君門皆由闕東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闕右也

孔疏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臣出入君門恆從闕東也

聘禮公事

自闕西私事自闕東玉藻所謂賓入不中門也

舉入以該

出不言出者省文

饒雙峰謂臣入由闕東出由闕西其說最

繆陳氏云闕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

此說得明確閭百詩駁之謂左右無定出而向南則

闕右在門之西扉非也

何義門讀書記誤與闕氏同

此節言聘賓之禮入公門謂庫門也立不中門此門

亦是庫門以未入之時言也行不履闕以方入之時

言也雉門君與賓同入

廟在雉門內

賓無獨立之理廟門

內君立于中庭賓無中門而立之理惟庫門之外君

未迎賓時賓立門外以俟或有中門而立之理故君子必謹之也

過位之位在中門序於過位之前則中門非廟門明矣

過位

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不指聘禮言與聘禮注不合蓋鄭兩解不定也包注云過君之空位是以朝位言故皇邢二疏皆謂門屏之間亦不指聘禮言總與本旨乖刺劉端臨以聘禮言得之矣而謂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鶚竊以爲不然中庭者東西之中也賓與君入廟分而左右君由右唐以就東階賓由左唐以就西階

詩中唐有贊爾雅釋宮云

廟中路謂之唐唐與階相直不在中庭則中庭之位賓何由

過之乎位字仍當指朝位蓋外朝之位也外朝位在

雉門外

舊說謂在庫門外者非也

廟在雉門內

舊說謂在庫門內亦非

故入

廟必過之此時賓隨君而行故或有應對之言若在
廟庭賓與君分左右行不得有言矣古注有以位爲
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此說非也果是卿
位當明箸卿字且卿位何須色勃足躩固不待辨而
明矣

復其位

過位不言其明爲君之位也復位曰其明爲聘賓之

位也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此可以解復字而不可以解其位矣劉端臨謂廟門外接西塾之位本之聘禮此說最確

執圭節

孔子仕魯時未嘗聘於鄰國晁氏謂此非孔子事是也江慎修謂孔子爲大夫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然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覲此節有之明是大聘非小聘也

享禮

鄭注云旣聘而享用圭璧朱注因之案享用圭者惟

二王後享天子諸侯相享皆用璧琮

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鄭

注偶誤江慎修辨之

孔搆約經學卮言云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禮旣聘乃享旣享乃禮旣禮乃私覲案享者賓所以享主人禮者主人所以禮賓二字不得連稱然此節皆言聘使之容儀不得以禮字獨爲主人之事若亦屬聘使當言受禮矣享爲公事受禮爲私事享有容色宐特言不得以受禮與享併言有容色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卽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文可知享禮止是享也聘

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明證矣

君子不以紺緹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此二句皆淡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案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淡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纁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緹者也朝祭之服皆無飾惟淡衣有之淡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寸半不但領袖也

孔注以飾爲領袖緣朱注沿其誤

淡衣爲大夫士

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也江慎修以爲在內親

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矣君子不以紅紫爲褻

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爲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

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卽淡衣可知也淡衣之

類有衲有褶有袍

玉藻云纁爲繭纁爲袍禪爲綱帛爲褶鄭注云繭袍衣之有箸之異

名也綱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箸

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淡衣

以白布爲之詩所謂麻衣如雪是也末世尙紅紫然

不敢以爲朝祭之服

春秋人君有服紫衣者人臣不敢服故衛渾良夫以服紫衣之

罪見殺也惟淡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褻服亦不

用也時人尙紅紫亦尙紺緌紺緌皆赤黑閒色

孔注以紺

爲齊服是誤以紺爲玄以緌爲飾練服是誤以緌爲縹江慎修辨之是也

紫之類也紺緌

赤少黑多緇又黑於紺紫赤多黑少其色最黯故能奪朱而與紅竝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爲浚衣因以紺緇爲飾卽以白布爲浚衣亦或以紺緇爲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爲也

朝祭服之中衣制與浚衣同亦浚衣類也中衣或用布或用素

上服布中衣亦布上服素中衣亦素

皆以采緣諸侯丹朱爲

緣大夫不得丹朱或慕丹朱之色因取朱而兼黑之紺緇飾之然亦不正矣是則紺緇飾兼浚衣與中衣紅紫爲褻服則專指浚衣也

君子不服紅紫王注但謂其不正朱注兼言近於婦

人女子之服不知婦人女子服紅紫後世有之古無是也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閒色不正說矣閒色有二一爲五行相生閒色一爲五行相克閒色相克閒色古人絕不用相生閒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旣取其相生又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玄玄是黑而兼青舊說謂黑中有赤是水火相克閒色褻衣且不用況可爲祭服乎爲綦爲黝黝亦作幽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緼爲縗皆以爲正服今人但知閒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曲

禮云衿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衿單也孔子曰當暑
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以表衣
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
本必表而出無之字孔鄭本亦當如是今本有之字
蓋衍文也朱注以爲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當云必有裏衣乃言必表而出其義不明矣且衿絺
綌而著裏衣常人亦多有之豈必君子乎朱注又引
詩蒙彼絺綌爲證不知蒙彼絺綌是言展衣蒙于絺
綌之外非言絺綌有裏衣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
門表裘不入公門

注云振
讀爲衿

二句連文皆惡其褻裘外

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上衣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朱注殊失經意江慎修乃從朱說誤矣

絺綌內有裏衣卽袒服也袒服冬夏皆有之字从日謂日日服之也邢疏云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夏則不用裘而用葛葛上加朝服此以親身之衣爲明衣然明衣爲齊服祭亦宜用朝服不必著明衣也

孔注及鄭氏禮記注皆云必表而出謂其形褻蓋言絺綌爲居家褻服且其形稀疏故必加表衣也絺綌內有裏衣何至見肉邢疏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

不敬失之

表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是表衣凡兩重然此乃朝祭之服若便服出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淡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絺綌上可不加表衣則絺綌亦爲淡衣之制上二句皆言淡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邢疏謂緇衣羔裘朝服素衣麤裘朔服亦聘服黃衣狐裘大蟠息民祭服江慎修謂緇衣羔裘亦大夫士之祭服然其說猶未備也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緇

衣羔裘裘以羔爲貴玉藻疏劉氏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是也大夫助祭服玄冕士助祭服爵弁皆緇衣羔裘也然則緇衣羔裘玄冕爵弁冠弁冠弁卽朝服大夫以上冠弁士玄冠舊說謂大夫亦玄冠非也玄冠等服皆用之其用

廣矣素衣麤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玉藻疏云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狐白裘素衣爲裼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麤裘素裼也又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大蟠之服皮弁素服大夫士皆素衣麤裘其用亦廣矣黃衣狐裘韋弁及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韎是赤黃色空服黃狐裘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
則用黃衣狐裘左傳臧紇敗於邾國人有臧之狐裘
之歌此兵事服狐裘之證黃狐裘以黃衣而上服則
韎猶黑羊裘褊以緇衣而上服或玄與緇稍有別韎
與黃亦稍有別也韎黃而兼赤玄黑而兼青天子諸侯玄端以居
服狐青裘士相見及冠昏禮服玄端則用狐黃狐以白爲黃又次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玄端之裘也說本戴東原玄端之
裳不一士玄端可用黃裳襍裳故裘亦不一狐黃自

可用也

土不衣狐白狐青狐黃皆可用

夫緇衣羔裘素衣麕裘之用

不一而黃衣狐裘何獨用於息民之祭乎且息民之

祭黃衣黃冠不在冕弁玄冠等照之列其服甚輕得

下通於野夫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何可與緇衣素衣等

服類敘乎然則黃衣狐裘當以韋弁玄端服爲正而

黃冠服則兼及之說者乃專指黃冠之服而遺韋弁

玄端誤矣

玉藻云麕裘青豻褻絞衣以裼之鄭氏儀禮注謂麕

裘之裼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

衣也鄭氏以絞衣爲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案麇裘爲皮弁服褻必以素衣如鄭說何他裘之褻有定而麇裘獨無定邪熊氏謂君臣異褻則鄉黨所言正是臣禮何褻以素衣邪陳氏謂絞衣卽素衣此說得之但素何以謂之絞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爲縞之譌縞衣素衣也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謂旣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是鄭以息民之祭爲臘所祭先祖五祀之神也故此章皇疏云黃衣狐裘此服謂蠡祭宗廟五祀也

息民

祭在蜡後此
混稱蜡非

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

黃冠孔子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邢疏云大蜡後又臘
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謂之息民案臘先祖五
祀自是秦禮非周禮息民之祭也息民之祭在野農
夫得與其事祭者與農夫皆黃衣黃冠祭畢令民飲
酒所以息田夫也此祭甚輕當使有司行之君不親
也若祭先祖五祀則在宮廟與田夫何與君與羣臣
當冕服士亦爵弁何得黃衣黃冠乎然則息民非臘
明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云今之被也程子謂此鎔簡當在必有明衣之下朱注從之以爲齊時所用案齊戒或遇寒時寢豈可無被葛生詩傳云齊則角枕錦衾毛公此語必有所本齊設錦衾不必別有寢衣矣況衣長一身有半如何可著以事理揆之更可知其不然也周官玉府掌王燕衣服鄭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夫燕衣服卽褻衣也寢衣爲燕衣服則非齊所用可知巾絮非衣則寢衣亦非衣可知是鄭意當與孔同孔說確不可易被謂之衣者被字从衣衣大名也被亦人所同有而稱必有者毛西河云被固人同長一

身有半則子所獨也果爾當云寢衣必長一身有半
今以必有冠於寢衣之上與必表而出之必朝服而
朝必有明衣等句文法相同是君子異于人者卽在
寢衣不徒在於長也竊疑此二句當在必表而出之
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亦非謹
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又云衾大
被也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詩云抱衾與裯毛傳云
裯禪被也裯爲禪被則衾爲複被可知蓋禪而小者
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內則止言衾蓋轍文通也惟爲當
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

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間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三句之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旣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程朱以爲錯簡未嘗不是惜所移置者未當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注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云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于月朔必衣此視

朔之服而朝于君所謂我愛其禮也范氏云旣告老
猶月朝于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朱子用其
說注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案二說皆非也考之
禮經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侯國君臣皮弁視朔
不以皮弁朝也若皮弁服以朝是僭王朝之制失禮
甚矣欲存告朔之禮而自蹈僭禮之罪豈君子之所
爲乎若謂致仕後月朔朝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
吉月何知爲致仕之吉月乎且致仕朝君當記於君
命召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不
以類矣況謂致仕後月朔必朝君是意重在朝朝未

有不朝服者何必言朝服而朝乎故曰二說皆非也
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
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
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而朝是僭
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
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
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居必遷坐

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
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

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
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卽齊宮
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散齊于路寢門外七日又
致齊于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
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
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扃其內謂之家
漢書云家有一堂二內皆謂內爲室也
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
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
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爲室明矣

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

此外與祭義不同

是散

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

散齊猶得接賓故夜寢雖在室而晝則或居于

堂故曰散齊于外致齊不接賓客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于內也

總之散齊致齊皆

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疾居小寢危篤乃在正寢

齊戒則恆在正寢然則晝夜居內內字兼正寢小寢

言之與祭義專指正寢者不同鄭注簡略未及細別

耳

食饘而餲

孔注云饘餲臭味變也饘餲二字不分朱注云饘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饘餲二字有別案爾雅云食饘

謂之餲是饘餲義同孔注所本也釋文引蒼頡篇云
饘會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饘餲臭也與爾雅合字林
訓饘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饘爲飯傷溼皆非也會饘
而餲至色惡臭惡皆言物之臭敗失飪句乃言失生
熟之節若以饘爲飯傷熱溼是亦失飪之類矣經文
不當如是參錯也當從孔注但饘餲二字中著一而
字其義須稍有別皇疏云饘謂飲會經久而腐臭也
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饘爲臭變餲爲味變義稍有
別故云會饘而餲然其義相類故爾雅云會饘謂之
餲也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榷酤之酤朱注云沽買也與鄭箋合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案榷酤始于漢而沽酒則三代已有之蓋沽之在民也周官司飭禁市飲飲而于市則有沽酒可知漢書食貨志云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會朱注本此

邢疏云沽賣也與朱注異案美玉章言求善價而沽諸沽自是賣此沽字不當異解沽爲賣則市亦爲賣

矣

易說卦傳云爲近利市三倍市當爲賣與此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注云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朱注云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案朱注後說卽孔注之意而列之於後是不以孔注爲正不知孔說是也郊特牲云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禡當作禡逐強鬼

本說文但說文無逐字當有脫字

卽儺也經典明明可據何必又生

異說但孔注亦未確儺索室驅疫于寢不于廟以寢

是生人所居恐有疫鬼故毆之也廟是鬼神所依何必于此毆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矣孔注先祖二字當易爲五祀廟字當易爲寢朱注後說先祖二字空刪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此君以客禮待夫子故代宰夫嘗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卽此所謂君祭先飯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君不客之故有宰夫嘗食臣不得先飯矣君客之則臣當祭此但言君祭而不言臣祭記者略之耳

邢疏謂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故不祭而先飯誤矣朱注不祭二字亦沿邢疏之誤

敵客得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會君祭臣不敢輒從而祭于是先飯若爲君嘗飧然君命之祭然後祭也君旣客之未有不命之祭者以旣言先飯則命祭乃祭不言可知故略之江慎修謂或君不命之祭非也

聖人事君盡禮未有加于常禮者王已山謂君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非也且

君旣不客夫子自有宰夫嘗羞而夫子猶先飯轉似以客禮自居不得謂敬君矣何謂益謹乎何義門謂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其說亦繆

不內顧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嚮鄭注云立平視也嚮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

此以徑一周三算然徑一則周三有奇孔疏所言非密率也

周五規爲九丈九尺

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
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
之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何注云子路以其時會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苟會故
三嗅而作作起也皇邢二疏皆云嗅謂鼻歆其氣也
顧歡云若卽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
也有失故三嗅而起見皇疏與何注合晁氏云石經作
夏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
案三嗅而作正與色斯舉矣相應晁說爲是其當訓

爲向

本董氏說

若謂孔子不會何必三嗅其氣乎顧氏謂

似子路有失曲爲之說耳

顧野王玉篇有嗅字音五敎反與叫字音相近是不
必改作臭臭不得訓鳴劉氏作臭亦通

金先生名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也嘉慶戊寅
以優貢入都余偶宿內城張博士夜半書聲出壁戶
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誦小戴記竊怪之平
旦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
爲與試士也彊請其所業乃擲藁於几上曰此非舉
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欲與語爲
改容因子亦喻於此道者乎挽之坐悵相見晚不兩
月而卒藁本畱臧汪瑟菴相國先生固相國考優門
生也生館外賓旣而斂資助紉輿櫬以歸臨海皆相
國力也相國歿余致書王伯申尙書報云其藁阮小

芸攜至粵東經解局矣及檢經解目錄茫無有小芸已卒伯申又夢于是遂不可得跡矣及余在涇川校刻胡墨莊觀察後箋箋中往往引用其說墨莊摘鈔二卷及鄉黨一篇悉從錄其副復於經解叢書鈔寫其詒經之文得幾篇合鄉黨爲一卷共三卷此是吉光片羽而全藁猝不可得弟輝知黃巖縣事黃巖與臨海鄰封求之亦不得余寓居杭州汪氏水北樓屢訪諸浙闈與試者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縣學生謹守先人藁珍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無清本與汪相國析問疑難

往夏辯論皆子完所輯存而與涇川所鈔本有不同
又無鄉黨一篇子完持全藁送至杭州未幾子完不
祿僅有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家余謂廣
文曰寡若孤子繫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書
則在奐奐必誓謀以雕之以報之不敢忘金先生也
余後有大梁之役閩人王懷佩捷南將書去錄其副
懷佩歸閩而子完輯存之卷逸一卷惜哉嗚呼先生
深明乎禮咀嚙白文鎔鑄故訓眞爲一代大作手生
旣坎壈以老而遺墨流離幾無所薄奐雖有諾之責
終不得報金以引悵遲至道光庚戌之春沔陽陸公

總制兩江敷政優閒愛慕其遺書因得入辭聳思遂
授梓人屬任校讎訂十六卷公固好古爲心發潛振
滯獎美闡揚俾金先生之學不遂泯滅一旦幽光發
越道氣流行可以徵會合之有期矣抑又聞懷佩之
子某守台州詳請入祀鄉賢祠其孤孫肄業講院亦
彬彬有聲陳頌南侍御由閩上京過余廬訪知此事
逸卷猶存異日者且攄而補鐫焉不禁爲之狂喜而
忘寐者也長洲陳奐書後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彊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珙績溪胡戶部培翬吾鄉陳徵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栞于江甯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攜叔至台州求其遺書獲佚文七篇攜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祔釋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敬終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閒編脫簡徒按索于灰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攜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歿于兵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賸至斯懼

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微搆
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間經學大師半在東
南其著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劫火
忽焉同盡搆叔方簞

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綱羅舊聞不遺餘力盍一一最錄
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頽也哉同治丁卯
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

臨海誠齋金鶚

郊祭大路解

郊祭祭大路禮記郊特牲以爲祭素車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同方氏慤周氏謂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祭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祭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三說皆

非也郊特牲明言王被袞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
國安得僭王邪皇氏云魯用王禮故僭王不知魯雖僭
用王禮君子必不以王僭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僭魯
行郊禮亦曰魯君不僭王也然則郊特牲僭王必非魯
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
故概不僭周閒有僭周者必與夏殷竝言也若言夏殷
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牲無殷字安得指爲
殷禮邪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郊有兩車經典竝
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
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

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
至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爲二事曷可援以爲例乎故曰
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經文弟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
周天子祭祀皆乘玉路惟祭天別取貴質之義而乘素
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孔
祭天謂之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
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如禋祀祀
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血祭祭社稷
而不言地司服不言祭地與日月之服皆是也先儒泥

其文以爲玉路以祀凡祀皆然遂謂周祭天禋玉路誤矣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郊特牲云禋

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禋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

傳云大路越席

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失之

昭其儉也

是則周雖尙文而祭天則禋木路經文甚明柰何專泥

巾車之文而槩指諸書爲殷禮乎又案殷周所稱大路

不同殷以木路爲大路朝祀與賓俱禋之

殷尙質無金玉象等路惟

革路木路而已革路以卽戎餘禮皆禋木路也

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

二有以玉路爲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

大路玉鄭注亦以爲玉路以玉路爲五路之晉故稱大

也有以木路爲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
君孟春禘大路祀帝于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
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
二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爲玉路則掘二大路而一之矣
又案郊禘木路與田禘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鵠纓
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
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以少爲
貴猶特性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載大常十有二旂
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袞十二章之義
也

本郊特性文但彼不言大常案周官司常云日月爲
常郊之旗有日月可知爲大常也日月象天明十二

旂則天數又案周官大司馬王田載大常不建大麾者蓋彼是三年治兵大田獵與四時常田不同也詳田獵建旗

考 閒嘗考之古禮有並行不悖者郊祭桑木路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此固以素爲貴也而旗載大常服用龍衮則又以文爲貴牲止一牛樊纓一就此以少爲貴也而旗十二旂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多爲貴所謂並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于郊必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于周必尙文因謂郊桑玉路胥失之矣又案論語云桑股之輅股輅周人非絕不桑然田桑木路田車非桑車也

明堂位云桑路周路也以玉金象路

爲桑路可知田車桑車不同論語指桑車言

桑車所桑惟祭天一事則桑之

亦甚卑矣故夫子欲棄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棄素車則孔子不曰棄殷之輅矣因以棄素車爲殷禮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鶚謂不特說詩爲然凡說經皆宜爾學者勿泥于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祊釋辨

祊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釋祭無之祊與釋不同鄭氏乃提祊于釋注禮器爲祊乎外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于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旣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性祊

之於東方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
神位於面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
尸禮大注索祭祝於祔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祔謂之祔
者以于釋祭名也孔疏云凡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
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釋祭之時
設饌于廟門外面室亦謂之祔此索祭于祔當是正祭
日之祔應俛廟而謂之祔者以明日釋祭俛祔雖今日
之正祭段以明日釋祭祔名同俛之曰祔也案經典言
祔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于祔次于或剝或亨
或肆或將之下其在正祭時甚明郊特性云直祭祝于

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此文與郊特牲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與繹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繹三傳皆不言祊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亦不言祊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詩鄭箋公羊何休注引爾雅俱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亦經傳悉無復胙之說也疑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不言祊是祊與繹判然各異矣郊特牲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

皆失釋與祊各爲一事也若以祊釋爲一事統謂之釋豈朝市亦得爲釋乎鄭孔于楚茨祝祭于祊及郊特性索祭祝于祊指爲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爲祊乎外則指爲釋祭之祊且以釋祭之祊爲正而謂正祭之祊假釋祭而名其亦僣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釋則于廟門內之西堂禮器爲祊乎外對設祭于堂言可知祊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出于祊出者出門也郊特性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蓋必于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性以釋于庫門內爲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于庫門不在于門

內可知繹祭當在廟門內也繹爲又祭當與正祭相似

而殺其禮與祔祭迥異繹祭有牲絲衣詩可證

鄭注周官求牛

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釋此解

而祔解祝祭禮器別

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祔與直祭祝于主連文

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卽特牲少牢祝

酌奠也

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孰之時非也馬氏歸孟陸氏佃會辨之

此在末

迎牲之前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祔祭亦宜然也繹祭主

人必親

書高宗彤日是祖庚祭高宗廟可知主人必親也

而祔言祝祭蓋弟使

大祝爲之

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往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朱傳同其

言門內固非而謂使祝求之是也

主人不親也祔所以求神于遠而繹

則尋繹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祊宜在門外繹
宜在門內矣繹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
全同于正祭同則享祀繫黷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
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陝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
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于廟門旁之堂
絲衣箋以堂為門堂皆非也經言自堂徂基其為廟若
堂甚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為門堂也
繹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捉敵賓尸以人道接之故曰賓故繹于廟門
內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
相仿若若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繹宜在廟門內也祊
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
門外也爾雅釋宮云廟門謂之祊鄭注郊特牲云廟門曰祊本雅訓也禮器

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祊今本作閒謂之門誤也閒是俗字本當作祊祊字从示說文作繫是祊為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祊廟門因祊而名非祊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為祊乎外郊特牲祊之于東方此祊為祭名也詩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此祊為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祊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祊不作閒也

楚茨毛傳云祊廟門也皆不言內

說文云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失

之矣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與賓同入廟門竝無廟

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祊必在廟門內乎鄭孔謂釋在門外祊在門內抑又慎矣祊與釋別釋又與賓戶別蓋釋所以事神賓戶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釋祭故賓戶在當日天子諸侯有釋祭故賓戶在明日絲衣序所謂釋賓戶者既釋而又賓戶也

釋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釋既設祭于室而
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揖祔于釋又揖釋于賓
尸其義殊不可通矣祔不特不在釋祭之日亦不在正
祭之末蓋祔所以求神求神當于祭之始不當于祭之
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祔二祭同爲求
神當相近禮器言設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爲祔
乎外則祔亦在朝踐之時矣詩執爨蹠蹠以下方言饋
食之事而上章言祝祭于祔亦可見祔當朝踐也朱子
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祔祭剋于既徹之後陸
氏佃方氏慤亦皆謂祔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

何爲求神于祊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二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于八卦以
天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用者言也
左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爲乾音石坎音革艮音
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此八音配八
卦也八卦兌正而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
土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爲地地土也

焦京以石與
坤爲土

金同氣亦金類也

說卦傳乾爲玉爲金石卽玉也

金石皆生于土先金

石而後土者西方爲陰陰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

兌位正西以正者爲首也蠶爲火精成于夏與馬同氣

周官畜馬之灋禁原蠶蓋以此也

牛屬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

革成于冬詩言鼃鼓逢逢

夏小正二月剝蟬以爲鼓也蟬與鼃同

鼃爲水

物故坎音革坎離居南北之正在兌乾坤之東八音以

革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于虛而屬陽故

其數奇而爲五音麗于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爲八惟

其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

故先金石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土先革而後絲也

巽東南巳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巳
震故亦以類次之說卦巽爲木故其音木震爲竹故其
音竹巳爲果蓏故其音匏匏竹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
竹者東方爲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
東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西而終東者又有說焉樂
者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陽必梏乎陰故自西而東也
考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鼗在阼階而朔鼗
在而階而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而鼗樂爲賓所由
來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爲賓
所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鼗卽鞀

本陳氏禮書律呂正義
詳周縣鼓兼楹鼓考

周官大司馬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是祭祀亦先擊而鼗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而者豈爲賓在而乎故知取陽相乎陰之義也李安谿云成于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絲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草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

本律呂正義

且以輕重序之

皆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草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

石之樂后夔贊樂首言夏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
言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
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
歌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
亦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
鼓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武夏簫序
興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堂下
之樂貴人氣竹音主之

本律呂正義

此絲竹所以爲樂之要

領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微
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

十二律爲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聲最叶于十二律

故編縣鍾磬皆必十有二枚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又有

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一加

以象俱備十二律之數焉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音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並重而先

金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

二司本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瓠兼

手竹笙等之制以管植于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

制匏與竹並稱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

鄉飲酒禮閒用笙壎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

土也革木雖同爲節樂

周語革木以節之又云革木一聲惟其一聲無清濁故但以節

耳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鼗鼓後言祝敔周官

三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竝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

聲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祝敔是革重于木故先

革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

子言鼓如天又云鼓爲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

鍾竝尊爲衆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爲大節樂者鼓爲

大也且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

登歌

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注

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

也本鄭注

革爲坎音亦爲震音

本白虎通及說文

十二辰始于子

四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所

以和之爾雅云故得與鍾竝尊也其與木音竝列于末

和樂謂之節者以止一聲又爲眾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六者不

同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竝重音與聲皆

五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

八風樂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竝

重故周官八音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

離四正卦爲綱紀也周語先列金石絲竹此以乾兌離

震四卦爲綱紀兌離震亦皆正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

爲八卦之皆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革絲竹周語重

金石絲竹合之爲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金爲金
革爲水絲爲火竹爲木石爲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
五行言其全則應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
而東見陽相乎陰之妙又周語八音次序所配之卦皆
一陰一陽相間乾震坎艮陽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絲竹四音皆先陰
後陽匏土革木四音皆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
而以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陽相陰之義皆聖人制
作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又引樂緯云坎樂用
管巽鍾乾用祝敵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祝敵考

祝敵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日祝如伏虎釋名云祝狀如伏虎如物始見祝祝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祝如柶簫中有椎敵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敵狀如柶簫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也一日祝與柶爲二物荀子云鞀祝柶柶柶似萬物是祝與柶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柶柶鄭注云柶謂祝敵也周頌有瞽篇云鼗磬祝柶毛傳云柶木柶也柶柶也是柶卽祝非二物柶从木从空與狀如柶簫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日祝敵爲乾音白虎通云

祝敵乾音也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祝
敵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祝敵
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
音以石爲乾音翼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于子終于巳
巳屬巽卦樂爲陽聲祝敵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祝
敵木音也翼又爲風風從虎敵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
一曰祝以作樂于始敵以止樂于終書益稷云合止祝
敵鄭注云合樂用祝敵以止樂僞孔傳云祝敵所以作
止樂孔疏云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
之案白虎通云祝始也敵終也釋名云祝訓爲始以作

樂敵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柷與
敔同敔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從之鄂
竊以爲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
鄭注王制云柷敔皆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卽
承柷敔與鼓而言非別有樂器名節也邢疏以節爲拊
失之是節樂卽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
矣

弗得不和柷敔與鼓同也夫柷敔以節樂和樂當如後
世之拍版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一句二節

詳樂

考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
于終未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是柷亦
所以止樂也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

通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

郭注云柷方二尺四寸漢

一尺八寸與風俗通不同後世多從郭說

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柷敔皆所

以節止樂不可謂柷以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柷敔謂

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有節之義焉合止皆

兼柷敔非柷合而敔止也鄭以爲合樂于始僞孔傳因

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迥殊豈可訓合爲作乎

又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旣與節字之

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敘于笙鏞以閒之先矣

升歌

下管合樂皆必以柷敔節之故敘于下管之後發鼓亦節樂故與柷敔連文詩矇言播鼗柷敔樂記言鼗鼓柷敔王制言柷將鼗將爾雅鼗次于柷敔皆此意也然鼓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柷敔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

故合止二字

唐六典舉麾鼓祝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

後樂止大常沿襲相傳皆爲先儒所誤也

通雅及江慎修羣經補義

曾辨

考之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祝之說周語云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

而發動之也大樂以金奏爲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

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夏擊鳴球

鳴球特磬也則金

奏之鍾亦特磬也大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

歌先擊特磬次擊拊

虞書首言夏擊鳴球次言搏拊其明徵也

大師下管先

鼓輦輦者小鼓也然則鍾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柰

何以祝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

謂鼓也武謂金也夫亂爲樂之終而擊金以止之

孔疏言舞

欲退之時擊金饒而退案上文言絃匏笙簧又言始奏以文下言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皆言樂不言舞疏專指

舞言非也金饒止鼓是田獵則止樂亦以特鍾以此始

軍旅所用樂器未見有饒也

亦以此終也八音惟金最洪爲衆音之綱故始終用之

若謂樂終夏故其音甚輕何足以收衆音乎一曰堂上

有祝敵益稷僞孔傳以夏擊爲祝敵謂上下各有之案

經典未有以夏擊爲樂器者夏擊雙聲字夏亦擊也謂

夏擊以鳴玉磬也

本鄭注蔡傳同

明堂位夏作指以玉磬指擊

皆爲樂器此漢儒之繆說也僞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恩

祝敵旣在堂下堂上安得又有祝敵乎夫祝敵爲樂之

德音

見樂記

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敦爲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爲周制而多言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西堂末云佐食分簋鉶鄭注云敦有虞士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從鄭說鶚竊以爲非也禮經分別同姓異姓惟在朝之內外階之東西盟之先後掛之高下昏媾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

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
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祇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
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
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土文不
具也故賈疏兼言
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問嘗考之周公監
于虞夏殷而損益之以爲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
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
祭天大麾夏旗也周用以田獵楹鼓爲殷制周亦兼用
建鼓建鼓卽楹鼓詳周
縣鼓兼楹鼓考明水爲夏物周亦兼用明
堂
位云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鄭注此皆其時之
用耳言尙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玄酒在

堂士冠禮亦有玄酒玄酒水也先儒謂周人設酒瓦豆一尊必以玄酒配之示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

瓦簋虞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見少牢饋食禮

大夫用瓦豆士亦瓦豆可知請如此類皆沿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

至于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為虞器在虞時上

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子之禮則兩敦亦當為天子之制蓋有虞氏簡質故止

兩敦也鄭謂敦有虞上之器非是周用簠簋簠盛稻梁簋盛黍稷入簋中有稻梁則兼有簠經典

多專言簠者簠簋同類以簠該簋也亦兼用敦然簠簋為天子諸侯之器

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當六簋

是常食用簠簋也四簋者稻梁二簋黍稷二簋也稻梁本盛以簠通稱為簠耳皇氏謂四簋

當作四簠孔氏謂稍周官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梁亦以簠盛之皆非

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簋也禮運言陳其簋簋
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簋簋既陳是祭祀用簋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可知敦
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餽莫敢用
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益士兩敦
大夫四
敦此四敦者昏禮攝盛也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
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上祭兩敦大夫四敦
由此推之諸侯祭當
六簋天子當八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
簋見祭統注疏常用之敦以木爲之士虞禮贊設兩敦于俎南是喪禮用
敦也皆未有言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士之器也聘禮

堂上八簋兩簋東西夾各六簋兩簋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爲諸侯故以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其數最多也秦風言于我乎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從諸侯制而用簋也

或謂賢臣家食四簋非也

管仲饅簋朱紘禮譏其僭蓋

大夫用簋已非法而饅之則尤甚也然則大夫上惟用敦而不用簋特牲禮自兩敦在面堂以下凡六言敦云盛兩敦陳于面堂又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又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又祝命爾敦又主婦設兩簋于敦南又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皆言敦不言簋惟一言

佐食分簋鉶此蓋以敦亦簋之類通稱爲簋猶鄉飲酒
禮解亦稱簋也名雖爲簋其實爲敦鄭氏不達此悞乃
謂同姓之士可用簋誤矣果如鄭說是少牢特牲皆異
姓大夫士之禮不知此經何以待言異姓而不及同姓
且經與記並無異姓同姓之說又何以見其爲異姓之
制明示天下後世乎又周官九嬪凡祭祀贊玉盥鄭注
玉盥玉敦賈疏云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
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
此說亦誤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簋簠實之陳之則知
此玉盥者玉簋簠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

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珠槃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以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罔用之天子諸侯有簠簋而無敦大夫士有敦而無簠簋此一定之制也魯兼用四代之禮乃明堂位夸大之文竝非事實不可據也夫周天子諸侯所以用簠簋不用敦而以敦爲大夫士用者蓋周禮尙文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象天地又彫鏤而飾以玉俱本鄭氏致其華美而敦爲虞物其制樸而簡故用簠簋而不用敦大夫士降殺于天子諸侯故用敦也又天子諸侯祭備黍稷稻粱故用簠簋兩物大夫士有黍稷而無

稻粱故止用敦一物也大夫敦飾以金而士則否可知
齋盛之器以文爲貴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
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
以玉飾物惟天子有之諸侯豆不飾玉則簠簋亦
無玉飾可知以大夫金敦推之諸侯簠簋當以金飾
士則瓦豆用有虞樸素之物有虞氏尙陶以此比例更
可知大夫士用敦而不用簠簋矣爾雅瓦豆謂之登天
盛大羹蓋大羹不和以法上古
故用古瓦豆盛之此別是一義

射耦考

古者射以觀德必有耦者所以明揖讓也周官射人云
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

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豸侯賈公彥謂畿內諸侯二侯

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各有一申一屈

見大射儀疏

孔冲

遠謂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

故降之

見詩賓筵疏

案射人言士豸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

鄭說以為賓射非也

詳正鵠解

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

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

耦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其熊

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

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偶明是

畿外諸侯之禮

儀禮一經皆然

而有大侯參侯干侯是三侯也

諸侯雖用三侯與天子不同亦以別等威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周官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鄭注云王射以諸侯爲六耦賈疏云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爲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鄭注

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

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大射疏云國有三卿五大夫三

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爲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

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也賈此說其誤有四經云若有士

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此在比眾耦時注云

眾耦士也眾耦射在三耦之後類皆士與士爲耦也比

眾耦在比大夫耦之後上文云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

大夫與大夫是大夫皆與大夫爲耦也此大夫相爲耦

在三耦之外大國大夫五人又有鄉大夫三人凡八人

除一人爲賓大射必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猶有七人次國亦有六人

三耦只六人耳而云或有不足者蓋三耦爲正耦

本詩賓筵

疏

必選德行優者爲之

注本鄭

故或不足六人也其餘大

夫不爲三耦者乃于比眾耦時比之大夫皆與大夫爲耦或有不足則與上爲耦也賈于比眾耦之時而以三耦釋之是提三耦于眾耦其誤一也鄉大夫亦當與射考之經文大夫爲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耦則必不止五人故知鄉大夫亦與也而云國止五

大夫其誤二也三耦之外猶有大夫相爲耦則所謂三耦不足者豈大夫或有故或出使乎其誤三也經文于比三耦時言大夫士而不言卿是卿明不爲三耦後大夫比耦之時大夫皆降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皆不降

及射時大夫繼公卿而射是卿不與大夫爲耦又安得
三耦中有卿乎大國有孤一人

鄭注云諸公孤也

卿三人孤與

卿爲耦又卿與卿爲耦若無孤之國只有三卿則一卿
與大夫爲耦經所謂以耦告于上也然耦亦大夫非士
士與卿尊卑相縣豈有相爲耦者乎賈謂三耦有卿又
以卿與士爲耦其誤四也賈亦未之思耳鄭注云大夫
若與士耦士爲上射賓與公耦公爲下射此據鄉射禮
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與賢能義主尙賢故主人雖尊
于賓必爲下射以尊賓也大夫雖尊于士然但來觀禮
名謂之遵其入在獻眾賓之後士雖卑于大夫而謂之

賓堂上三賓及堂下之士通謂之眾賓則宜尊之故士爲上射也大射

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爲上射乎君最尊故

以宰夫爲獻主不與賓酬酢射雖與賓耦而與鄉射禮

迴殊鄉射有士爲主人賓主敵也卽大夫爲主士爲鄉賓亦不縣殊非若君與大夫有君臣之分也鄉

射主人于堂東執弓摺三挾一个賓于堂面亦如之主

人與賓揖讓而升大射公將射賓降適堂面執弓摺三

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公就物大射正授弓小

臣師授矢賓不敢與君竝取弓矢而同升也鄉射賓與

主人竝射揖讓而降大射公既射大射正受弓而俟公

還而后賓降賓不敢與君竝射而同降也且鄉射主人

爲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爲上射明矣鄉射言大夫爲下射主人爲下射而大射無此文蓋大射君爲上射賓爲下射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此禮之常故不著也鄉射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賓以士爲上射主人以大夫爲下射此禮之變故特著之也大射禮有與鄉射異者有與鄉射同者皆詳著其文是知大射君與大夫實不爲下射非以與鄉射同而略之也夫大射君臣習禮而大夫爲賓又非異國之臣若以君爲下射冠屨倒置矣君與賓爲耦自謙而尊賓之義也君必爲上射先賓而發尊

君而卑臣之義也蓋有竝行而不悖者君不爲下射而
大夫不爲下射亦可知矣又大射司射比三耦鄭注云
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鄭所言面
位見上文乃入門時之面位也至燕時其位已殊及將
射比三耦又宜與燕時殊豈猶與入門時同乎夫比必
相近且宜同面若大夫在門右北面士在西方東面相
去頗遠又不同面而士有與大夫爲耦者何以比之乎
經文下句云三耦俟于次北面北上此卽比耦時面
位俟者俟比也何謂不言面乎既比卽入于次此言俟
于次北故知方比時面
也觀後比眾耦時大夫立于三耦之南面面北上眾耦

立于大夫之南面面北上可知三耦俟于次北面面北上爲比耦時面位也又上耦出次面面揖進上射在左鄭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然射位在堂上南面上射卻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爲便射位乎鄉射三耦位于堂西東面揖進上射亦在左東面面不同而同左上射者皆使其北面時在西也蓋地道尙右故賓位在西方一耦北面而進上射在左則居西至升堂南面而射上射雖在右而仍位于西也鄉射東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必在東大射西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亦必在東故皆必在左而後北向必在西也大

射鄉射義無不同賈疏謂大射義與鄉射異失之矣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鄉射三耦記云使弟子鄭注弟子賓黨之少者鄭氏謂選弟子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蓋鄉射之禮學校所以造士以弟子爲三耦所以教之故與大射賓射燕射異也

日祭月祀辨

日祭月祀之說經所無也惟國語及祭法有之周語云

旬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
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皆謂天子日祭于
祖考月祭于高曾時享于二祧歲貢于壇墠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
止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先王之制
祀典一年四祭而已月祭則數日祭則煩黷尤甚必無
此禮也國語此言皆爲不經周官言侯服歲一見旬服

二歲一見安能與于日祭月祀四時之祭何以謂之類

周官有四類兆于四郊鄭氏注以爲日月星辰之屬非廟祭也鄭又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爲位類于宗廟者無常時非時祭也既有四時常祀所謂歲祀者又何祭邪貢

者諸侯貢物于天子也祭祀先王何得謂之貢乎

韋注謂歲

貢于壇墀壇見于金縢此有禱而爲之非祭也祭祖宗未有于壇墀者祭法之言殊繆然亦謂有禱祭之非常祭也韋氏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謂歲祭尤繆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是庶人薦以四時人

薦而不祭祭必殺牲薦不殺牲士祭以特豕則庶人不得以特豚謂黍以豚非也詳薦考不得謂庶

人舍時也庶人但薦而不祭若隄以每歲一舉毋乃大

疏乎孟子言士三月無君則弔以不祭也又豈得謂士

舍時乎祭法一篇出于漢儒傳會壇墠七祀之說先儒
駁其繆者多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繆者夫七廟五
廟雖有遠近而同列昭穆皆祖宗也近者月祭而遠者
不月祭是于祖宗有所隆殺也有是理乎且大祖廟之
最尊百世不遷者也諸侯月祭乃不及之其悖理更甚
矣是則日祭月祀之說殊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
既夕禮云燕饗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饗平
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牽子不
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
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

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

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

鄭氏謂祫後主復寢非也

詳前考

猶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卽下室之饋食

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

且此爲喪禮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

舍日乎可知國語日祭祭于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于

朝廟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

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

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

廟則不得爲祭祀矣乃鄭氏注論語云人君每月告朔

有祭謂之朝享注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
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
彝雌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
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也先
鄭以朝享爲祫其說亦非詳朝享考蓋諸侯會同天子率之
以祀先王此之謂朝享詳朝享考豈朝廟之謂乎朝廟所供
當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
亦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月朔朝廟仿于喪禮朔奠然朔
奠士用三俎則大夫五俎諸侯七俎天子九俎其禮隆
而朝廟則殺者蓋在寢有朝夕之奠故朔奠宜加隆在

廟無每日之薦故朔薦不必從隆也士朔奠用三俎此
卽時祭禮始夙猶以生禮事之事生不嫌于數故不時
祭而月祭大夫以上有朔望奠不止朔奠也大祥以後則四時祭而不
月祭事之以神道矣未虞以前有朝夕奠既虞以後則
不朝夕奠而朔奠漸近于神道矣由是推之在廟時祭
當在寢之朔奠則在廟朔薦當在寢之朝夕奠可知也
朝夕奠有籩豆無鼎俎則廟之朔薦亦宜然故知與薦
新相似也諸侯以上宜有俎亦不過特羔特豚而已自
天子至于士庶人皆四時祭則大夫亦宜有朔薦豈得
謂大夫舍月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與祭

不同且薦新無常時或一月兩薦或一月不薦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薦新之禮大夫士亦皆有之而楚語謂大夫舍月則其所謂月祭者非指薦新可知矣祭法以月祭與享嘗謂言亦非以薦新言也惟其實指祭祀之禮故病其日月舉行之煩黷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齊必變食說

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祭統云齊者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祭統云心不苟慮必依于不御內不聽樂曲禮云齊者不樂不居必遷于外寢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則居外寢

外寢正寢也然則天子諸侯之齊宮亦卽路寢也曲服禮謂致齊晝夜居于內此內以路寢之室言之也

必明衣玄端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

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

也莊子人閒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葷謂葱韭薤蒜之屬酒與

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

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

牲之內三牲牛羊豕也氣味亦濁故並戒之醫經謂膏粱厚味足生大疔故藥七

發謂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可知其濁矣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

日一舉邦彛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

文朱子集注雖引莊子而家禮亦謂食肉不得茹葷飲

酒不得至亂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
肉之非學者惑之鶚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
齊與喪並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八十血氣大衰非
酒肉不飽故不齊
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
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
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
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乎平時安得謂之
變乎食不厭精以下皆言平時之食邢疏謂蒙上齊文
其說大繆果爾是聖人平日飲酒竟及亂矣魚飯肉敗
食必傷人聖人亦不謹疾矣有是理乎周官內饗辨腥

臊羶香之不可會所謂臭惡不食也王制云五穀未成
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所謂不時不食也豈指齊時言之
乎此其說不可通矣朱竹垞謂王日會一大牢遇朔當
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
舉少牢也

詳王日
一舉解

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

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
體宜加于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于朔
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餼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
爲饌何必大牢乎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每祭皆齊十日
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澤祭地寅月祭南郊申月祭北

郊詳禘祭考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于明堂孟冬祀五帝

亦各齊十日仲春仲秋祭社稷春秋分朝日夕月與四

類五神四望山川之祭各宜齊三日又四時迎氣耕藉

及羣小祀皆宜齊其中有可相并而省一年齊期約有

百二十日是用三百六十大牢并日會朔會約有六百

大牢抑思牛爲大物見說文非大祭不得用諸侯無故不

敢殺而天子每年殺牛而會乃至六百之多毋乃暴殄

天物乎周公制禮當不出此也天子惟朔月大牢每年會牛不過十二也其

爲王莽竄易無疑至于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于經

無據惟周語云王卽齊宮瀉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

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然則齊不飲酒食肉明矣而後世之齊者必茹蔬菜則又失之竊謂動物之中其氣味之潔清者莫如魚齊者亦自可食而魚之氣腥者仍在所禁務使藏腑清虛志氣精明此聖人謹齊之道也

趙跋

長洲陳徵君校刻求古錄列佚文篇目于後且云有別本臧閩王氏先是之謙避亂居閩一年詢王氏臧本云燬久矣同治丙寅客台州訪金君後嗣知君子城歿後存者惟一孫辛酉之變孫又歿駿案辛酉之變先生孫不茂才猶見之歿亂後江浣秋遂無後求遺書無知者黃巖王子莊

榮篤學士也曾按輯鄉先輩遺藁問及君書言尙有殘本遂假以歸紙爲水漬揭之猶見點畫悉心校錄復得佚文七篇中日祭月祀辨又陳徵君目錄所未及取校已刻諸篇亦互有同異刻本旁注闕入正文子莊言

君書彙凡七八易未知孰爲定本因依次寫存之別錄七篇爲補遺丁卯冬集京師言于潘伯寅侍郎侍郎忻然爲謀雕版并題卷端是書能存不可爲非幸也君坎坷終身且傾厥祀遺著傳者什一千百皆賴徵君輯之於前今得侍郎護之于後雖生則嗇遇而歿非無聞九原有知庶幾不憾十一月初九日會稽趙之謙校畢記之